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八

同治四年乙丑十二月壬辰伊犁將軍明緒奏八月十九日接奉同治四年六月初九日寄信奉

上諭現在伊犁塔爾巴哈台軍情均甚緊急著明誼等起將存銀五萬兩迅即解運赴科交廣鳳奎昌源源設法分解伊犁兩城以資接濟毋得稍有遲誤明緒所請借道轉餉等事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戶部速議具奏統俟該衙門覆奏時一併降旨諭知該將軍辦理等因欽此查前解餉銀五萬兩雖接明誼廣鳳等咨稱起運等亦屢次派員迎提至今分毫未到至借道轉餉業經俄國允許其分界繪圖等事所有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及戶部會同議奉

旨依議。行知各件。擘均已欽遵辦理。八月初一日。逆匪大股萬餘人。齊赴錫伯營攻擾。該營馬隊在大營者。登時全行回營。救援索倫營。又為哈薩克滋擾。索倫官兵聞風震動。亦復全行馳回本營。保護家室。以致大營為之一空。正當收割之際。該匪又肆意滋擾。將各屯之糧。全行焚毀。使我不能兼顧。關內大兵。又無消息。軍餉涓滴未到。四面寇氛環逼。孤城官兵。裸體枵腹。荷戈戾戾。不可終日。擘與署參贊大臣。崇全面商。與其坐以待困。何若以大員親往。借助俄兵。萬一肯來。則哈薩克等各項不逞之徒。自然斂跡。先據外

志。卽當會合進勦回疆。或有轉機。才隨委榮全於本月二十日輕騎減從。前赴俄國阿里瑪圖地方。與該國領兵官江達拉勒會晤面商。我國旣已奉

旨。准備貴國精兵數百名。務念鄰封和好。無論多寡。速卽發兵同來救援。其借貸糧食火器等事。均可細商。叢辦。並面投榮全機宜。體察情形。若提及酬謝及兵費等事。急則治標。祇得恣行應允。諒渠之欲壑旣滿。則我之大局可全。誠恐不以孝之言為重。惟有顯懇。

皇上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住京公使。飛咨西憲。畢爾銜門。催令俄國領兵官江達拉勒。迅速派兵前來伊犁。

致擾。以敦兩國和好。孝惟有堅忍苦守。以待援兵。僕有一
綫生機。可轉危為安。則

聖主如天之仁。實達陞德。萬生民之幸。

諭軍機大臣等。明緒奏。孤城久困。請飭催俄兵助勦一摺。伊犛久
被賊困。該逆近復分擾。錫伯索倫兩營。焚毀圍糧。情形日見猖
獗。關內援兵。雖已疊次嚴催。而節節梗阻。尚難尅期前進。借用
俄兵一節。屢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俄國在京公使
商辦。該使以事多為難。總未應允。看來該公使於此事未能主
持。明緒現今榮全前赴俄國阿里瑪圖地方。與該國領兵官江
達拉勒會商。借兵數百名前來助勦。並借貸糧食火器等物。所

籌亦是急則治標之法。即若該將軍體察情形妥善辦理。但期於事有濟。朝廷亦不為遙制。所請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照。住京公使。飛咨西志畢爾衙門催兵等語。已諭令該衙門辦理。伊犁餉銀。業經改由俄國臺北轉運。何以尚未解到。現入諭令明讓廣鳳等。將陸續撥到餉銀。迅速設法轉解矣。

丙中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得咸豐十年英國續約第三款。內載賠償八百萬兩。在於津郡先將銀五十萬兩繳楚。應在粵省分繳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查明粵省大吏經支填築沙面地方英商行基之費若干。扣除入算。其餘銀兩。應在通商各關所納總數內分結。

扣繳二成。法國續約第四款內載賠補八百萬兩。已收到去歲粵海關繳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零。其餘銀兩宜在中國各海關每年收稅銀若干。按五分之一扣歸。又第七款內載在天津收銀五十萬兩。各等語。當於咸豐十年十月十九日。在天津付法國銀五十萬兩。嗣據兩廣總督勞崇光等奏報。粵東付過沙面經費。應歸英國承認銀十五萬七千八百六十九兩六分。於咸豐十年十月二十日。粵海關交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三兩九錢四分。連前共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又查據粵海關監督師曾呈稱。奉文賠償法國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

三十三兩三錢。前監督恆祺任內送交銀十萬兩。前監督
毓清任內送交銀二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三錢。均
經法國使司馬殿那按次收到。覆關備案。至各關從咸豐
十年八月十七日起。每月三箇月一結。付交英法國各二
成銀兩。查據上海通商大臣李鴻章咨報南洋各關。截至
第十九結止。各付過銀五百八十八萬三千零二十兩有
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咨報北洋各關。截至第十九結止。
各付過銀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八十三兩有奇。當經劉文
總稅務司赫德覆奏。並飭酌議下餘未扣銀兩。應否歸併
江海等大口接扣去後。旋據覆稱南洋各關。漏未將台灣

關即打狗口扣過二成銀兩算入。且淡水九江二關銀數。小有舛錯。北洋各關。惟東海關第十五結。將兩國共扣之銀。報為每國所扣之數。雖有此不符之處。仍可以付過六百九十七萬餘兩為算。查第二十結除淡水關尚未報到。其餘各關共應扣銀四十三萬七千餘兩。第二十一結約計應扣銀三十四萬餘兩。自第一結起至第二十一結止。連天津廣東兩款在內。約應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未扣之銀。仍有二十五萬兩上下。擬請第二十二三兩結。每逢結底。閩海扣銀四萬兩。江漢扣銀二萬兩。粵海扣銀一萬五千兩。江海扣銀五萬兩。以上四關兩結。共付英國銀二

十五萬兩。法國銀二十五萬兩。第二十四結內。將各關實扣之銀。詳細覈對。其應找扣之銀。仍由江海關付清完案。似此辦法。一面可得細算之暇。一面可免多付找回之煩。各等因。隨經照會英國使臣阿禮國。法國使臣伯洛內查照。茲據各行照覆前來。均願照辦。惟稱未後找扣之銀。請於第二十三結底會算清訖。不必俟至第二十四結再行找付等因。臣等伏查扣款一事。本條和約載明。按照外國月日。以三箇月為一結。現在扣至中國十一月十四日。係外國十二月底。即係第二十一結底。至第二十三結。係外國六月底。約計係中國來年五月中旬。總稅務司所以擬

令第二十四結底。再行找清完案者。係因各關扣過銀數。必須俟結期後數十日方能報齊。是以扣至第二十四結。再行會算找付。為期方覺從容。今英法二國使臣既願第二十三結底會算清訖。所爭不過三箇月之遲早。若各關先將第二十一結以前扣過銀數。再行詳加覈算。即可知下欠究竟若干。其二十二三兩結。不問收稅多寡。責令江海關海。江漢粵海。其付英法二國銀各二十五萬兩。應找尾數。即可豫為覈計。於第二十三結底。由江海關找清完案。數目既無出入。可允提前辦理。除照覆英法二國。令其飭知各口領事官照辦。並由臣等劄飭總稅務司。傳諭各

關稅務司查照外。相應請

旨飭下南北通商大臣。速行知會所轄各關。再將第二十一結以前付過英法二國銀數。詳加覆覈。另行造具細冊。註明每結係交某國領事手收。並照繕每結會單一分。由關會同稅務司覈對清楚。送交領事覆覈畫押。呈送該管通商大臣彙齊。卽由各該大臣一面查明覆奏。一面備文將各關細冊會單咨送臣衙門。以憑會算。而昭詳覈。

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續約第三款內載賠償八百萬兩。在於津

郡先將銀五十萬兩繳楚。應在粵省分繳銀三十三萬三
十三百三十三兩。查明粵省大吏經支填築沙面地方英
商行基之費若干。扣除入算。其餘銀兩。應於通商各關所
納總數內。分結扣繳二成等語。當於咸豐十年十月十九
日。在天津竹銀五十萬兩。嗣據兩廣總督勞奏。據粵東付
過沙面經費。應歸英國承認銀十五萬七千八百六十九
兩六分。於咸豐十年十月二十日。粵海關交銀十七萬五
千四百六十三兩九錢四分。連前共銀三十三萬三千三
百三十三兩。茲查南北通商各關。截至第十九結止。已據
南北通商大臣咨報前來。經本爵劄飭總稅務司。復加查

數。茲據履稱截至第十九結止。南洋各關。共付過銀五百八十九萬七千八百二十八兩零。北洋各關。共付過銀二十四萬八千三百三十兩零。其第二十結。除淡水關尚未報到。其餘各關。共應扣銀四十三萬七千餘兩。第二十一結。將次屆期。本司約計應扣銀三十四萬餘兩。自第一結起至第二十一結止。所扣二成銀。約應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未扣之銀。仍有二十五萬兩上下。茲奉前因。飭令將二國尚應續扣銀兩。應否歸數大口數。以及各關分扣若干之處。妥議章程。聲覆。除將不符各數。開列清單。黏呈外。查尚應續扣之銀二十五萬兩。應分兩結。歸江海關海。

江漢粵海四關扣付第二十二三兩結每逢結底閩海應扣四萬兩江漢應扣二萬兩粵海應扣一萬五千兩該三關兩結共扣十五萬兩至江海一關第二十二結底應扣五萬兩第二十三結底若上結應續扣之數未及二十五萬即於江海關儘數扣完若應扣之銀不止二十五萬第二十三結底江海關亦應扣銀五萬兩第二十四結內將各國在各關實扣之銀詳細覈對其應找扣之銀仍由江海關付清完案似此辦法一而可得細算之數二則可免多付找回之煩理合申復貴衙門查覈察奪等因呈覆前來本爵詳加的數該總稅務司所擬辦法尚屬周詳相應

照會貴大臣查覈。可否如此辦理。希即照覆前來。以便飭知各關遵辦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來文。內開應賠償銀八百萬兩。扣至本月十四日第二十一結。約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未扣之銀。仍有二十五萬兩上下。擬歸江海關海江漢粵海四關分第二十二三兩結扣付。若應扣之銀不止二十五萬。其應找扣之銀。仍由江海關在第二十四結內付清完案。等因。准此。本大臣查所擬改歸四關分數扣付。辦法甚妥。即可按照辦理。惟思二十一結外。再分兩結扣銀二十五

萬兩大約即可完清。即使尚未完數。所短當亦無幾。可否令將我扣之銀。與江海關現擬應扣第二十三結銀五萬兩。一併付清。似可無庸另作一結。如此辦理。庶免兩國致有糝糶不清之處。諒貴親王亦以為然也。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各關扣款。據覆文內稱。可否令將我扣之銀。與江海關現擬應扣第二十三結銀五萬兩。一併付清。等因。准此。除行文山海。天津。東海。鎮江。九江。浙海。臺灣。淡水。廈門。潮州各關。照飭停止扣款。並飭江海。江漢。閩海。粵海各關。按期照數扣足外。理合照覆貴大臣。請煩通飭各口領

事官遵辦。一面由本衙門飭令各關迅速將收銀會單寄來。以憑覈算。惟仍恐第二十三結底難以了案。祇得飭各關迅速進行。以期與貴大臣之意相符。不必遲至第二十四結。方能完竣。

給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續約第四款內載。賠補八百萬兩。已收到去歲粵海關繳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零。其餘銀兩。宜在中國各海關每年收稅銀若干。按五分之一扣歸。又第七款內載。在天津收銀五十萬兩等語。當於咸豐十年十月十八日。在天津付銀五十萬兩在案。茲查南北

通商各關。截至第十九結止。已據南北通商大臣咨報前
來。經本爵劄飭總稅務司復加查覈。茲據復稱。截至第十
九結止。南洋各關。共付過銀五百八十九萬七千八百二
十八兩零。北洋各關。共付過銀二十四萬八千三百三十
兩。其第二十結除淡水關尚未報到。其餘各關。共應扣銀
四十三萬七千餘兩。第二十一結將次屆期。本司約計應
扣銀三十四萬餘兩。自第一結起至第二十一結止。所扣
二成銀。約應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未扣之銀。仍有二十
兩萬兩上下。茲奉前因。飭令將二國尚應續扣銀兩。應否
歸數大口覈扣。以及各關分扣若干之處。妥議章程聲覆。

除將不符各數開列清單黏呈外。查尚應續扣之銀二十萬兩。應分兩結。歸江海關海。江漢粵海四關扣付。第二十二三兩結。每逢結底。閩海應扣四萬兩。江漢應扣二萬兩。粵海應扣一萬五千兩。該三關兩結共扣十五萬兩。至江海一關。第二十二結底。應扣五萬兩。第二十三結底。若上結應續扣之數未及二十五萬。即於江海關儘數扣完。若應扣之銀不止二十五萬。第二十三結底。江海關亦應扣銀五萬兩。第二十四結內將各關實扣之銀詳細數對。其應找扣之銀仍由江海關付清完案。似此辦法。一面可得細算之暇。二則可免多付找回之煩。理合申覆貴衙門。

查覈案奉等因。呈覆前來。本壽詳加酌覈。該總稅務司所擬辦法。尚屬周詳。相應照會貴大臣查覈。可否如此辦理。希即照覆前來。以便飭知各關遵辦可也。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親王照會一件。所有扣歸賠款一事。應何總結。願依來文辦法。但思二成扣銀。到第二十五結底。即有仍應找扣者。為數不過數千。不必候至二十四結。方行結算。其末後找扣之銀。可即會算清訖。查來文所開。以至第二十一結外。凡天津之罌煙膏。牛莊。九江鎮。汕頭。廈門。淡水。沙島等關。均毋庸分扣。並稱自第一結起。至第二

十一結止。所扣二成銀約有七百七十五萬之數。尚應續扣者。仍有二十五萬上下等語。惟望飭知各關。從第二十一結上溯至第一結節次所存本國領事畫押蓋印收單。速行彙寄來京。務於西曆五月初一日以前趕到。俾此間得以憑算。卽知江海一關應找若干。到西曆六月杪。便可掃數完結。其第二十二三兩結收單。亦須飛速寄京。本大臣應卽覈清總數。繕備收單。恭代大法國大皇帝收到。大清國賠補軍需銀兩若干。卽將總收單送交貴親王查照可也。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各關扣款。據覆文內稱。未後找扣之銀。可即會
算清訖等因。惟此。除行文山海。天津。東海。鎮江。九子。浙海。
臺灣。淡水。廈門。潮州。各關。照飭停止扣款。並飭江海。江漢。
閩海。粵海。各關。按期照數扣足外。理合照覆。貴大臣。請煩
通飭各口領事官遵辦。一面由本衙門飭令各關迅速將
收銀會單寄來。以憑彙算。惟仍恐第二十三結底。難以了
案。祇得飭各關迅速遵行。以期與貴大臣之意相符。不必
遲至第二十四結。方能完竣。

恭親王等又奏。再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欽奉

諭旨。各口洋稅。現有扣款。議定按稅扣歸二成。立有會單。將來扣

款既清之後。應如何妥議章程。俾母日久弊生。著恭親王奕訢等再行悉心妥議。以免弊混等因。欽此。當經_臣等以扣款既清。或令洋人仍幫同司稅。厚以廉餼。令其據實咨報總理衙門及戶部。總期層層稽覈。似可不至弊混。擬俟扣款將次清結之前一年。再行酌議。以臻固密等因。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現在英法扣款約計來年五月即可清完。且現議章程第二十二三兩結。祇有江海江漢閩海粵海四關。尚須續扣。此外各關第二十二結起。均可無庸再付。自應酌議章程。免致日久生弊。查數年以來。洋人充當中國司稅。辦理尚屬認真。洋稅經費。於同治二年

五月奏定。每年統給銀七十萬零二百兩。庫餉不可謂不厚。現在扣款將完。臣等擬劄令總稅務司。仍照舊章。按照三箇月一結之期。據實呈報。臣衙門及戶部查數。總期涓滴歸公。勿為吏胥侵蝕中飽。至各該關洋稅。既無外國扣款。且東南等省。軍務亦漸肅清。自應酌量提解。以裕庫儲。臣等公同商酌。除本應解部之款。應照舊章。無庸議外。所有停付扣款各關。從二十二結起。於部撥京餉協餉之外。仍按結酌提四成。委員解交部庫。另款存儲。以備要需。其江海江漢閩海粵海四關。即從第二十四結起。於扣款清完後。一律照辦。此項四成洋稅。係由臣衙門奏明提解部。

庫另款存儲如蒙

俞允應請

旨嚴飭各該大臣督撫將軍監督按結批解每逢結底將委員起程日期一面咨報戶部一面咨報臣衙門查覈無論各該省有無別項要需概不准藉詞留用一切事宜統由臣衙門及戶部稽察覈辦委員交兌清楚卽由管庫大臣當堂發給迴批無庸領取回省限照及科道衙門驗批以省周折委員按限解到由戶部咨吏部照例議敘如各關有延宕不解或藉詞留用者卽由臣衙門會同戶部指名嚴參以懲玩泄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與法國公使酌改船鈔章程。於八月二十三日附片具奏在案。九月二十九日。據俄國公使倭良嘎哩照會。內稱俄國海口。離中國議定通商各口。視法國所轄之安南日本碼頭。皆道里相差不遠。請與法國一律辦理。並聲明與天津和約第十二款相符等因。臣等查俄國海路通商。向照各國通商條例辦理。前經允准法國商船往來安南日本各口。四箇月納鈔一次。今俄國所請。既有道里相差不遠之說。自未便過於拒絕。惟法國係指安南日本兩處。俄國則統指其本國海口。情形稍有

不同。是止可謂之比照。不得謂之一律。臣等於照覆內揭明此層。並將俄國海口至中國原定通商海口比較道路遠近。詳細酌數。指明呢廓來業福斯克口至閩門江海口。准照四箇月納鈔一次。以示限制。於十一月初六日照覆去後。旋准照覆。以臣等較其行照和約內一律辦理之意。未能符合一層。所稱甚是。並請定期開辦等語。臣等公同商酌。擬於同治五年正月初一日開辦。當即給予照覆。並行知南北洋通商大臣。轉飭各口一體照辦。續接該使照覆。伊亦轉行該國領事官遵照等因。所有俄國商船仿照法國四箇月納鈔一次緣由。理合附片具陳。

御批知道了。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照會。內開現與法國伯署大臣商酌。更定和約之第二十二款。船鈔章程。並附鈔錄一紙。內有凡船隻出口。欲往中國。議定通商他。並往來安南國內。法國所轄之埠頭。與附近之日本碼頭。該船主稟明海關監督。發給專照。自是日起。以四箇月為期。如係前赴議定通商各口。俱毋庸另納船鈔。以免重輸。如在四箇月之外。另納船鈔一次。所有大法國三板等小船。無論有蓬無蓬。均照一百五十頓以下之例。每頓輸鈔銀一錢。每四箇月納鈔

一次。其大法國商人雇賃中國船艙。亦按四箇月納鈔一
次。等語。前來。本大臣詳加披閱。查得本國各海口。離

貴國議定通商各口。視法國所轄之安南埠頭及日本之碼
頭。皆道里相差不遠。本國海口所出海味木料等貨。運至
貴國通商各口。

貴國通商各口所出之貨。運至本國海口。皆於交易相得甚
愜。惟北方天氣。四季懸殊。海船往來。頗較南方為少。儻令
再有所妨。則通商益形不便。今貴王大臣既定此章程。本
大臣亦欲將俄國船隻前往本國海口。亦按法國一律辦
理。始為妥協。且與天津和約第十二條相符。諒貴王大臣

自無不允之理。相應照會。即希查照施行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照會。內稱現准法國酌改船鈔章程。一律辦理等因前來。本王大臣查天津和約第十二條內載。若有重待外國通商。凡有利益之處。俄國一律辦理等語。係指凡有通商利益之處。與某國此件益處。亦應與別國此件益處。並非以此件與某國。復以另件與別國也。茲因法國將舊款不輪船鈔等字樣。作為廢紙。均照新章輪鈔。是以中國允其赴安南日本兩處碼頭。四箇月納鈔一次。若青國商船。亦欲於安南日本兩處。四箇月納鈔一次。自可

謂之一律辦理。誠然與天津和約第十二條相符。本王大
臣斷無不允之理。今來文之意。不欲於安南日本照辦。而
另議責國海口。此則但可謂之比照。不可謂之一律。惟文
內既有相差不遠之說。所有呢廓來業福斯克海口至圖
門江海口商船。由該處至中國原定通商海口。即允照責
大臣之意。每四箇月納鈔一次。如在四箇月之外。再行納
鈔一次。本王大臣既經格外奉讓。仍希照覆。以便定期開
辦可也。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責王大臣照會。允准本國商船由呢廓來業

福斯克及國門江海。○前往中國議定海。○每四箇月納
鈔一次等情前來。○接閱之下。○甚屬欣悅。○並查本大臣照會
內有如此辦理。○與天津和約第十二條相符之語。○經責王
大臣指出差誤。○所稱甚是。○惟本大臣誤處。○並非有意以天
津和約第十二款作證。○實因措詞未能達意。○故致此耳。○其
本意因該海口等既相差。○不遠。○按照辦理。○則與天津和約
第十二款原意亦不相背。○相應照會責王大臣。○即奉任定
日期開辦。○示知為幸。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准責大臣照會。○內稱現准法國酌改船鈔章程。

俄國船隻。所有呢廓來業福斯克海口。至圖門江海口商船。由該處至中國原定通商海口。允照每四箇月納鈔一次。希即定期開辦前來。本王大臣現定於同治五年正月初一日開辦。除知照南北洋通商大臣。轉飭各口一律辦理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照會。內將俄國商船。由議定通商各口前往所有呢廓來業福斯克至圖門江海口納鈔新章。定於同治五年正月初一日開辦等情前來。本大臣據已劄行該各口領事官遵照。並咨知呢廓來業福斯克大員。案照

施行相應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再同文館延訂外國教習。奏明每年給車馬紙張費銀一千兩。由船鈔項下動用。去冬歲考後。俄館教習柏林面請酌加薪水。當經玉覆。以此係定章。礙難允准。如將來各館學生學有成效。彼時自當奏請獎賞等語。本年十月間。大考各館學生。業經分別奏請獎敘在案。因思該外國教習前次歲考後。既有酌加薪水之請。此次大考該學生等。於外國語言文字。又頗有進益。僕不量予獎賞。勢必仍申前說。若待其自行瀆請。難保不所求甚奢。彼時再為酌給。該外國教習。反或視為分所應得。又因三館

事同一律。未便歧視。因飭該館提調等備至嘉獎。每名酌送庫平銀二百兩。明示以酬勞之意。即隱杜其貪得之心。該外國教習等於收受後。覆玉致謝。尚無異詞。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英法兩國公使租定府第。原議每年各出租價銀一千兩。英國扣留租價二年。作為修理之費。法國修理。未經指定扣留租價年限。嗣英國照該國年月。按年齋送房租銀一千兩前來。由臣衙門奏交內務府收存。各在案。茲自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起。至同治四年九月十二日止。按照英國月日計算。又屆一年。據英國使臣阿

禮因於十一月十三日派員齎送一年房租現銀一千兩。經臣等派員照數兌收。仍立漢字洋字執照。由臣衙門畫押蓋印。互存為據。並經知照內務府派員赴臣衙門將英國租銀一千兩照原來平色查收。

御批知道了。

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瑞麟著廣東巡撫郭嵩焘奏據朱啟仁查明堅佐治此次得進潮城。經地方官紳往返訂約。多方籌議。剴切開導。潮民始釋積嫌。聽從官紳接待。進城暫住三日。並護送回汕。均獲安全。實為竭盡心力。聞有愚民私貼揭帖。並於出城時擁觀拋石。亦即登時撤銷禁

止。嚴密訪查。局紳委無挑唆擺布情事。等由。會同道府稟覆。並取具紳士切結。聯呈前來。臣等查湖州民情。強悍素著。其倡議阻止洋人入城。事隔多年。起自何人。無憑查究。而愚民浮動之氣。一發而不可遏。反復開導。持之愈堅。此次惠潮嘉道張銳等。經營殫歷。不遺餘力。局紳邱步瀛等。隨同道府。委曲勸諭。始得接護洋人進出郡城。保全無事。道府及委員均言之。怛怛。責以挑唆擺布。實無確據。人情以發端創始。為驚奇。至於相援為例。則亦無異議。該領事堅佐治。此後進入湖州郡城。潮人有無阻難。現亦不能豫計。然入城條循照條約。奉

旨遵行之事。局紳等既已通曉此義。隨同彈壓於前。又遵其切結於後。地方民人亦必能逐漸省悟。辦理尚較易為。加領事堅佐治。此次入城以後。湖民復張貼聚眾喧呼。實因通事佛禮賜邀求建立洋館。以暫住一月為詞。一時閑傳。遂致復滋疑議。道府等一面彈壓。一面護送領事出城。堅佐治以此不甚愜意。其實事出有因。應請免其深究。而道府與局紳等竭力籌辦。亦實足以應洋人入城之請。而釋百姓猜忌之心。現摘傳湖城紳士數人來省。面加開導。熟籌經久善策。以期中外相安。不至再滋釁端。

御批該衙門知道。

瑞麟郭萬燾又奏。再據代辦廣東布政使事鹽運使方濟
頤會同軍需總局司道詳稱。粵東軍餉。藩運各庫。撥羅淨
盡。現當康逆回陷嘉應。各軍月餉。積欠累累。時虞詳清。適
有英國商人嘯志。知軍需局軍餉竭蹶。情願出資借助。經
英國領事羅伯遜議明。暫借洋銀十萬兩。以濟急用。每兩
以一分五釐行息。約至半年內先還一半。其餘於一年內
清還。分限兩期。將本息陸續歸款。由藩司給票為據。業經
委員向洋商兌收。撥給各營支作軍餉。稍濟目前之急。查
借用洋商銀兩。按限歸還。刻不容緩。此次因軍餉窘迫。異
常外國人既願借助。急公不能不為一時騰挪之計。權宜

月利考卷十八
七
暫借濟用而轉瞬即行歸還。又實不使多借。將來屆期當在各軍應撥軍需項下照數籌措撥還。以昭大信等情。詳請奏報前來。臣等覆查無異。除飭代辦布政使事方濬頤會同總局司道屆期照約如數撥還。以清款項。並分咨總理各國衙門暨戶部查照外。謹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六日。軍機處交出署兩廣總督瑞麟奏。查明英領事前次進出潮城情形一摺。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衙門查既據該督奏稱。地方人民漸就省

悟。辦理較易。現傳紳士開導。應由該督剴切曉諭該紳等。令其轉相告諭該處居民。切勿輕聽浮言。以致再生枝節。卽如該督前奏內稱潮郡紳民。恐該領事入城後。在城建造天主堂。有所傷犯。是以峻拒等語。臣等查近年來傳授天主教。及查還教堂各案。俱係法國人所為。從未聞英國人偶有此事。是城內建造天主堂之說。顯係該處刁民捏造訛言。聳惑眾聽。彼於英國法國尚不能分晰清楚。豈可聽信以滋羣疑。至開張行店。設立關卡各節。該領事既有成約言明不辦。自應堅守成約。至領事進城。係按約之事。斷不能以終阻。何必誤啟猜嫌。自生波折。該督務須逐層

明晰剖辯俾該紳民疑團盡釋該領事得以按約進城方為妥協。儻在事人員辦理未妥瑞麟務遵前

旨親往潮州督辦一切無論何如總以該督設法妥善勿令蒙端或由進城而啟以致從前經營均成畫餅。至前次張貼匿名揭帖之人仍應飭令地方官嚴密查拏此等奸風不但中國例所應辦且得此一辦並可以折服洋人之心亦未始非解釋猜嫌之一法也。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英國領事前入潮州一案未能完結請飭瑞麟遵旨妥善辦理一摺據稱英國領事堅佐治前入潮州一事本係按約辦理何以該處刁民捏造訛言等

或眾聽。卽如瑞麟前奏內所稱潮州紳民。恐該領事入城後。在
城建造天主堂。有所傷犯。是以峻拒等語。其實近來建堂傳教
各案。俱係法國人所為。從未聞英國人偶有此事。是編造謠誣
者。於英國法國。尚不能分晰清楚。豈可輕信以滋羣疑。至開張
行店設立關卡各節。該領事既言明不辦。自應堅守成約。各等
語。領事按約進城。勢難終阻。斷不可誤啟猜嫌。自生波折。著瑞
麟督飭在事各員。逐層明晰開導。盡釋紳民之疑。俾該國領事
得以按約入城。如該員等辦理未能妥協。瑞麟務遵前旨。親往
潮州督辦此事。總以紳民共信。不以一時私見。致誤中外和好
大局。方為妥善。僅辦理無方。或令蒙端由此而啟。必惟瑞麟是

問。至前次張貼匿名揭帖之人。仍著飭令地方官不動聲色。嚴
密查拏。不得稍涉張皇。致滋他事。

辛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十一月十
四日。由軍機處鈔交署貴州巡撫張亮基奏稱。胡縛理遇
事為難情形。比年以來。趾高氣揚。官紳望而生畏。不肖之
徒。無不恃為護符。以遂其任性妄為之計。怨毒入人者深。
而教士教民之被掠被殺。層見疊出。若督臣赴滇後。再有
其事。難保不生以主謀之罪等語。旋於十二月初三日。法
國公使遣繙譯官李梅呈遞胡縛理致該公使稟玉一件。
回匪投誠憑據一件。貴州總局飭貴筑縣將給各鄉團劄

文收回印劄一件。雲貴總督等刊刻諭勸耕圖以顧春耕
告示一件。普安州禁止天主教告示鈔底一件。並初三日
續遞粘連十三件。臣等公同閱看。除各件無庸置議外。細
覈胡縛理稟內。自述招撫張亮基前造言捏謗西洋人不知
之子陸佑勤等。在巡撫張亮基前造言捏謗西洋人不知
是何居心。以致張亮基屢屢尋釁。僕勞崇光不日赴滇。則
教中之風波。將大不可問。又稱永甯州有殺死司鐸教民
之事等語。臣等伏查教務之難。黔省最甚。前者每月有交
涉事件。督臣勞崇光。撫臣張亮基。剛柔互用。藉以羈縻。今
督臣進駐滇省。則恩威並濟。專在撫臣一人。寬嚴操縱之

聞設有不宣更無可為補苴之計。臣等因公同作函密致張亮基屬其於交涉教民事件胡縛理如來進謁事之當辦者應即飭辦毋存歧視之心。事之當駁者面與言明。社其要挾之漸且以該教士在黔本屬無多其根株實在京師。即該公使等在京亦屬無多其根株實在該國。反覆詳論屬其通盤籌畫有以善處其永甯州殺害司鐸教民一案。雖據該撫原摺內稱拏獲首從各犯分別懲辦究係何人為首。及此案原委未據詳細咨報亦屬其早為辦理。迅速聲報。以便該公使來署時有以問執其口。正在繕函密致該撫時。又接據法國公使玉稱貴州巡撫不能一律撫

綏教民。誠恐滋生事端等語。當經臣等覆以業經辦信。知照黔撫。於教中人交涉之件。秉公辦理。並於臣等致張亮基信中。加單告知。以資叢辨。臣等竊思張亮基前經奉到廷寄。自當欽遵。

諭旨。不激不隨。期於大局得有裨益。今經臣等切實致函。屬其權衡善處。現當督臣赴澳。正係責有專歸。來此時辦理。永甯一案。究明首從各犯。按照中國定例。叢辦。毋稍輕縱。不獨釋此案主謀之疑。將來遇事亦可相信。未始非一大轉換。僕不知慎重。致所屬官吏。於教務交涉事件。輕重失宜。用人。或有不當。及至釐端。既啟。各將誰歸。與其彌縫於事後。

何如慎密於事前相應請

旨飭下該撫通飭所屬各地方官辦理教務一律持平毋稍偏倚
並於用人之際格外詳慎庶幾防患未然免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法國公使信至密陳
辦理黔省教務一摺據稱法國公使遣繙譯官呈遞胡縛理稟
玉各件內敘招撫回匪始末並稱陸佑勤等造言捏誣致張亮
基屢屢尋釁又稱永甯州有殺死司鐸教民之事等語傳教一
事原難保無好事之人從而附和惟在地方大吏遇事持平辦
理有以折服其心自可相安無事儻或意存歧視有意與之為
難必致枝節橫生辦理諸多掣肘張亮基前奏內稱教士教民

之被搶被殺。層見疊出。若督臣赴滇後。再有其事。難保不生以
主謀之罪等語。該署撫既慮及此。自應於交涉教民事件。加意
妥慎籌辦。力全大局。即如永甯州殺害教民一案。究係何人為
首。亟應究明案情。按照定例叢辦。張亮基若能將此案速為了
結。亦可取信於外國。將來遇事。即可漸釋猜疑。此外遇有教民
事件。並著通飭所屬地方官。務須一律持平。斷不可稍有成見。
致滋口實。僕或辦理不善。釀成釁端。恐較之田興恕之案。更形
棘手。該署撫務當恪遵此旨。妥速籌辦。毋稍玩誤。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指並單均著鈔給閱看。

致署貴州巡撫張亮基信

十一月十四日。由軍機處鈔交閣下密奏一件。所陳黔省洋務。並主教胡縛理種種為難情形。閣下曲予包容。維持大局。實令中外佩服。正擬泐玉密布一切。本月初二日。復由法國公使達其繙譯官李梅來署。面遞主教胡縛理致公使稟。至大意謂前署臬陸傳應之子陸佑勤在黔辦事。造言西洋人不知是何居心。以致屢屢尋釁。教務事因以掣肘。僕勞督不日赴滇。教中風波。將有大不可問等語。並舉黔事數則。呈請哀辦。查閱原稟所稱。原不值與之計較。第念黔中自田興起釁之後。雖經本處竭力完結。而洋人終以此事。捏辦。心懷不甘。每思遇事蹈我之瑕。此時若

再有別端勢必不能收拾。其中煩難委曲。實有不得不為。閣下陳之者。自天主教弛禁。洋人在各省任意遊歷傳教。鄉曲愚氓。恃習教為護符。而日形刁玩。地方官吏。慮事機之多變。而姑示優容。該教士等果能恪遵和約。斂迹韜聲。尚可安然無事。乃延至今日。各直省教民案件。層見迭出。郵筒絡繹。無日無之。本處督飭章京等治官文書。焚青繼。唇手不停披。數年來辦理情形。當亦人所共諒。徒以賊氛未息。時事艱難。設法圖維。期於漸就牢籠。潛消巨測。無貽君父之憂。素蕊閣下久任封圻。勤勞懋著。前疏所云推誠布公平心靜氣。並有公是公非。盡其在己等語。足徵公忠體國。動

合機宜。其意固為保護閩省生靈。其心直可對諸天下後世。然從前閩下與辛階共事一方。勞怨任之閩下。解釋聽之辛階。事權既屬分司。剛柔不妨互用。刻下辛階出省。閩下以疆臣獨當一面。恩威專在一。即如上年江西湖南各案。其始起自民間。嗣則各歸守土。且專歸咎於封疆大吏。本處雖力與辯爭。彼疾仍指為口實。蓋地方公事。必得地方大吏為之剖辯。方足以折服其心。此等性情。本處知之甚悉。今胡總理所稟各節。大致總謂黔省多與主教為仇。且據稱有永甯州殺害教民之事。案中情節。僅憑該教士一面之詞。實難盡信。復閱閩下原摺所稱任聚五等糾

衆殺範司鐸教民等五人。是否任聚五實係為首謀害之人。究否辨結。務須早為辦理。免致別生枝節。仍將此案原委迅速咨報。勿稍虛飾。至嗣後遇有交涉教民事件。胡縛理如來請謁。不妨許其進見。事之當辦者。應即飭為辦理。毋存歧視之心。事之當駁者。亦望面與言明。杜其要挾之漸。現在黔省軍務方殷。漢回夷三種業已蔓延數郡。胡縛理挺身招撫。勿論其心之真偽。總論其事之有無。與其拒絕過嚴。仗之銳而走險。莫若羈縻得法。令其就我範圍。就令該教士等在黔本屬無多。原不足慮。然其根株實在京師。即該公使等在京亦屬無多。仍不足慮。然其根株實在

該國不得通盤籌計。僅有釁端。何堪設想。是在閣下有以善處之。

法國伯洛內來函

啟者。昨接貴州來信。備悉現任張巡撫不但盡其職任。一律撫綏教民。乃復踵革員田興恕往跡。惟以傾陷教中人為事。雖未顯然有所舉動。而陰謀秘計。投意羣小。實已無所不至。本大臣於交涉

貴國史治。原不欲攙贊一詞。今不得不早為直言。誠恐貴州將又滋生事端。故此明告諸位貴大臣。此後本國傳教士等在貴州省內。如有受辱及被害等情。均歸張巡撫承擔。

本大臣惟張巡撫一人是問。望貴衙問勿稍遲延。卽為玉致張巡撫。俾知本大臣一定著伊保安教務之意為要。致法國伯洛內信。玉

昨接來。玉以貴州巡撫不能一律撫綏教民。誠恐滋生事端。望卽玉致張中丞等。因查此件前由貴國李縉譯官遞到各件。業經辦理。信。玉知照張中丞。屬其於所屬地方教務。必須妥洽辦理。其永甯州司鐸教民被害一節。如果有其事。亦卽按照定例嚴辦。毋得輕縱。茲准貴大臣。玉致前由。卽經加屬飛致黔撫。照約保護。遇有教中人交涉之件。秉公辦理。毋存歧視。以期彼此相安。以副貴大臣推意。

胡縛理致伯洛內稟函

貴州主教胡縛理為明編結案。暗肯和約。假公濟私。欺

君害民。懇准奏明另議條款。以敦和好。事。竊黔省因田興恕趙國
澍先後背約。殺害教民各案。蒙

大皇帝簡派大臣勞崇光到黔查辦。本擬將田興恕趙國澍置之
重典。以昭公允。奈縛理竊思本國既已和好。凡事即宜相
諒相讓。方不失和好之意。故田興恕一案。止以田興恕發
新疆了事。其餘一概不論。趙國澍一案。彼既已報陣亡。無
論真假。亦可了事。其在案之萬小鬼。吳佩湘。卓五鳳。趙包
包等。均未擬罪。縛理亦未肯挑撥。即青岩所殺張若瑟等

數命原議有賠修壯麗墳墓等語。均未照行。縛理一概不問。止求兩相和好。無不可以將就也。縛理入念。

大皇帝柔遠之恩。既優且渥。勞崇光仰體。

聖意推誠相與。人孰無情。零涕感激。因黔省盜賊如毛。生靈塗炭。日與教民講求聯圍之法。與

國家深切同仇之心。總之地方官為主。不可稍存意見。時值回匪由滇竄擾黔境。破普安。屠新城。興義一府。全為回匪占踞。縛理晝夜思維。回教向有書理。並非土匪。教匪可比。遂就其書理。曉以大義。長篇累牘。開其心。動其情。數往返。而回人詞窮。遂有投誠之意。縛理遂不避艱險。於庫煙暑

雨之中。親抵賊巢。告以

大清國

聖聖相傳。無論回漢。一視同仁。爾回等不思報恩。反敢謀逆。清夜自思。教理安在。該回首馬忠等。首先悔悟。反戈殺賊。以興義一郡來降。又遣任司鐸國柱。易會長廷尚。直入安南分縣新城賊巢。說其投誠。奈新城為回匪叢集之所。嚴整部伍。排隊十有餘里。弓上弦。礮壓火。將任司鐸與易會長接入其巢。奮威躍武。出言大有不遜。而任司鐸與易會長毫無懼色。止有繩以大義。推明天主好生之意。並宣揚國家厚待之恩。十餘日間。該回等陸續薙髮。安心歸順。未及

一月而安南新城闔境肅清矣。其回首張定中等。又檢渠獻誠。屢立奇功。此

欽差勞崇光所親受其降者也。萬目共覩。豈縛理一人之私言哉。現在縱橫數百里。兵歸伍。民歸業。卽有數處地方。尚未設官。而百姓之安堵如故。縛理固不敢自以為功。而遠臣身受

皇恩。亦可少報於萬一耳。奈有前署臬陸傳應之子陸佑勤。著實起忌刻之心。日在署巡撫張亮基前。造謠捏謗。言西洋人不知是何居心。以致張亮基屢尋釁。其

國家之公事。縛理不敢干預。而教務事並因以掣肘。僕勞崇

光不日赴滇。則教中之風波。將有大不可問者。縛理試卷舉數端。開列於後。懇即據情奏明。

大皇帝。以憑

聖鑒裁奪。實非縛理之多事。勢偏處此。實有為不得已者。尚望貴欽差。逐條詳閱。酌覈施行。

一張亮基年來託病不出。事無大小。皆由陸傳應之子陸佑勤主張。陸佑勤自號小諸葛。因以假公濟私。濫邀保舉。見興義府事不由伊經手。即生忌刻之心。遍造謠言。謂天主教意不可測。以致張亮基心懷疑慮。凡與縛理一言一語。無不用其權術和好安在。

一興義府回首盡行投誠。將前據去之興義府知府鄭訓
遠放回。又稟請署知府李保衡到任。聞境盡行雜頭。而張
亮基尚以為詐降。所有缺員之處。皆不委人。凡害民之官
亦不裁撤。純以私意為懷。絕不知顧大局。此大有害於地
方也。

一普安廳前番兩次失守。實因署知州錢燠偏民生變。故
回匪乘虛而入。今經收復。而錢燠著事如故。所有回民產
業。皆經錢燠私賣肥己。今回匪既已投誠。自當還其產業。
而錢燠吞食不吐。以致投誠回民。無所歸業。實恐有再變
之虞。且改天主教名為天誅教。出示禁止。勞崇光屢言錢

署州為失守城池之員。可以撤任。而張亮基言其兄弟有京官者。內有照應。可以無慮。因此錢署州益加狂妄。無所不至。而張亮基陰受其賄。欲誑欺欺天乎。

一興義縣遊擊劉鴻魁。善安廳遊擊易飛雄。皆以田興怨練勇署理。奪人田產。占人妻女。營私累萬。道路側目。稍一激動。即必生變。勞崇光屢飭撤其任。而張亮基因其敢殺教民。故意留之。今勞崇光已將劉鴻魁正法。而易飛雄張狂如故。嗟哉。民生何以堪此。

一興義府為衝要之區。張亮基故以營書孫清彥權署其事。今勞崇光委以候補府李保衡去。而孫清彥故與為難。

不知是何意見

一凡有闖涉教民事件。張亮基皆陽奉陰違。必至教民實受其害乃止。本年春間。賊匪竄近省城。百姓與教民同心聯團。以願春耕。大有成效。而張亮基為該團首等與教民合夥。即謂之匪徒。皆想法置之典刑。以致民無所指。貴州首縣為貴筑縣。署知縣李適春。忠誠不欺。廉正自持。亦劉所屬聯團耕作。而張亮基聞所劉有教民在內。即飭兩司將李令嚴行申斥。令其限三日內將所下解團之劉。盡行追回。若不追回。即與叅處。及李令將劉追回。而賊匪大至。可憐四野青苗。數日盡為賊蹂躪。哭聲震天。慘不忍言。

一天主教中絕少文武官員。因奉

旨通行。遂與各官往來。有候補道徐河清實未奉教。以文員管帶
兵練。身經數百餘戰。屢立奇功。天下知名。而張亮基因其
辦理教案從公。並時與辦理來往。遂指為天主教。日尋其
陳言。必與參處。而後止。又有候補知縣劉登瀛。明幹忠實。
持躬謹慎。因其時或與天主堂來往。即假以他故。參革其
職。但劉登瀛自到省以來。並未署事。亦未有重大差委。實
係無疵可指。而張亮基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竟捏故奏參。
革職。通省百姓皆為叫冤。因此官紳耆友皆怕與天主教
來往矣。竊思

天語煌煌。滕黃刊布。教既弛禁。原可一體同仁。而張亮基竟如此
行為。豈非暗背和約。而實有欺

君之心乎。

一張亮基既將天主教痛恨入骨。聲為田興恕報仇。則凡
聞天主教之名。即必恨之。幸黔省作官者。天主教中止有
三五人。皆恪守教規。不慕名。亦不慕利。任張亮基如何挑
撥。皆能自己站住。可以無慮。惟在疑似之間者。或一與教
中來往。或借教中書看。或審斷教案。不格外苛虐教民。若
此者。張亮基皆呼之為天主教。暗中傳其差委。甚有凍餓
至死者。此非張亮基之暗背和約。假公濟私乎。

一田興怒趙國澍殺害教民各案既經

大皇帝選派

欽差來黔查辦。應如何慎重。以紓

聖天子南顧之憂。而張亮基並不推誠相與。當未結案之前。止有

花言巧語。希圖索結。及結後全背前約。無一踐言之處。即

如趙國澍素有閩王之稱。屠毒生靈。斬殺自由。勞崇光亦

甚痛絕之。而張亮基因其與天主教為仇。遂仍使其弟趙

國霖接辦國務。私設公堂。私立監獄。私用刑杖。草菅人命。

一逼教民。則殘暴加等。甚至以責笞隸令地方官劓百姓

辦圍堵賊為多事。而張亮基亦公然見諸印文。追回地方

官辦團之制。貽笑天下。中外寒心。此又中國之第一新聞也。

一教民與各鄉影辦團務。原憑勞崇光之示與制。始敢聯團。及團已聯成。張亮基立備地方官。追回各鄉團制。及賊匪於六月十一日竄近省城。教民團首周在寧。帶團迎敵。其附近各團民。因地方官撤回團制。皆不助戰。以致周在寧力戰陣亡。被賊凌遞。實堪憐憫。

以上數條。皆張亮基與教中作難之顯而易見者。儻非勞崇光立持正論。教中靡有遺類矣。刻下勞崇光即擬赴滇。其起節之後。教中之風波。尚可勝言哉。務須及早奏明。

大皇帝將條約另行申明。將黔省殺害教民原素有名之趙國霖萬小鬼。吳佩湘。卓五鳳。趙包包等。議以重典。並將素與天主教來往無事被參之知縣劉登瀛等。速為開復原官原銜。勿令勒交捐復銀兩等情。以彰公道。其說降興義府全郡投誠出力教民。悉與獎敘。陣亡周在宮給與議卹。庶可仍敦和好。僕再因循。則止有奏明我國大皇帝。另行議論。為是。至張亮基之貪私酷詐。並娶部民子女等情。不干教事。不敢言。亦不當言。為此敬請貴欽差核酌示行。

再者。正肅孟聞。忽接安順府屬永甯州教民飛報。稱州屬團總何光明。因聞張撫有不願教民與百姓聯團之意。遂

起意謀害。於本年六月初九日卯刻。何光明主使州差羅勝。並團長任聚吾。彭有凡等。率領團丁百餘人。直入州屬募役司經堂內。將楊司鐸殺死。並共殺死教民不知多少。又將奉教人挨戶燒殺。俟探明殺死教民實數若干。再行奉聞。此張亮基假病不出復。託故交卸。實暗中主持與教為仇。僕不逮奏。我輩危矣。情急苦告。速賜救援。是為切禱。

戊午。江蘇巡撫李鴻章奏。竊據署蘇松太道應寶時稟稱。咸豐十一年冬間。上海賊氛環逼。籌議中外會辦防勦。經江浙紳士呈由前撫臣薛煥奏奉。

上諭。江浙紳士請借英法官兵勦賊等因。欽此。經前蘇松太道吳

與各紳會商舉辦。先於十一月十四日。洋涇浜設立會防公所。與英法提督領事各官籌商防勦之策。開築濠牆。建造礮臺。一面添練礮勇。隨同西兵四出攻擊。並支應夫船糧草食物。以利軍行。嗣人在備輪船。迎接巨軍東下。迨同治元年三月。大軍莅滬。整兵善餉。屢克名城。未及三年。肅清全省。卽於上年四月間。遵劄將洋涇浜會防公所停撤。仍留分局數處。併歸蘇松太道衙門兼辦。以備支應。現在英法在滬防兵。均已回國。會防分局。於本年十一月底。全行裁撤。又吳淞口原有法國防兵任紮。由該處團防局董事辦理支應。本年七月間。亦將供應全停。裁捐撤局。計

自十一年十二月開辦會防。至今閱時四載。所有經費。悉
在本局捐款項下支銷。並未動用正項。稟祈察覈奏咨前
來。臣查從前上海會防局之設。緣時勢危迫。不得不籠絡
洋人。薛煥原奏內。即已聲明止可謂一時權宜之計。究之
中西兵弁。實不能在一路會勦。致受牽制。先是西兵克復
青浦嘉定二縣。旋得旋失。待官軍再舉而後定。自嘉定復
後。進攻蘇屬各城。惟戈登率常勝軍以從。英法弁兵。總未
離滬城一步。是以臣軍抵滬數月。即經會防局紳馮桂芬。
潘曾瑋等。呈請撤局。維時臣以戰事方亟。上海係後路根
本。西兵屯住城內外。索應月糧房租夫價。需費甚鉅。既相

習為固然。未便遽翻前說。致生他釁。因暫留會防一局。稍示羈縻。迨至蘇常肅清。金陵告捷。彼族無可藉口。英法住滬之兵。以次撤退。自上年八月起。丁日昌應實時等。與該提督領事再四商催。始將歷年占住上海學宮城隍廟園。及大境青蓮菴諸處。陸續讓還。節經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從此滬城風氣一清。界限分明。實皆仰賴

朝廷德威所被。事機十分順手。而會防局從容蕺事。亦得有始有終。殆非該局官紳始願所及。計三四年來。動用經費。為數不貲。悉就華商設法籌捐。且於本年二月奏報軍需清單案內。已聲明此項應歸外銷。再英法未撤之先。據英

領事已夏禮。以上海係通商最要口岸。須由中國練兵接防。該公使復向總理衙門請。臣即著留上海城南高昌廟法國教練勇四百人。鳳凰山英國教練勇千餘人。仍揀派英法武弁各數人。分司教習。令由中國官統帶。並派記名總兵鄭海麓帶准勇親兵一營。赴鳳凰山駐紮。兼統教練各營。令同上海道節制調遣。其勇丁口糧章程。改照楚軍營制。按月由關稅內撥給。外國弁兵。止管教習槍礮。不准干預營務。並與該領事等議明。此後該軍進止機宜。與洋弁應否撤換之處。悉由督撫統兵大員主政。以重海防。

御批該衙門知道。

善州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八